

第四冊：學術論著 雜文 散文 小品文

現代百科文選

王子堅 編

經緯書局發行

適合中等學校教科之用

現代百科文選

王子堅編

經緯書局發行

現代百科文選

— 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 —

○ ○
精裝全二冊：定價八元 特價五元
洋裝全四冊：定價五元 特價三元
○ ○

經 售 處 ：	印 刷 者 ：	發 行 者 ：	出 版 者 ：	編 輯 者 ：
各 大 書 局	經 緯 書 局	經 緯 書 局	經 緯 書 局	王 子 堅

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一百四十三號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

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

汪精衛

對於這一個問題，我願意有詳細的討論，但因爲時間關係，僅能將主要的意義，簡略的寫出。這個須請求讀者的原諒。

現時世界上的國家，大別起來，不外兩種：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，一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。現時歐美各國，雖國體政體有種種不同，但就其社會經濟組織看來，都可說是資本主義的國家。所謂資本主義的國家，其特徵如下：

(一) 資本主義的國家，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，都操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。

(二)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，對內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，對外敲剝其他民衆之利益，所以資本主義，與帝國主義，實爲同物。

(三) 此等少數資產階級，對內固以敲剝一般民衆的利益爲目的，但有時對於一般民衆之抵抗，不能不採取應付之策，或在物質上與以安慰，或在精神上與以麻醉，使之忘記苦痛，至其對外敲剝其他民族之利益，則老實不客氣，遇有抵抗的時候，惟有以機關槍大砲來對付。

以上三點，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之特徵，所謂共和盛軌，拆穿西洋鏡，不過如此！

除了這些資本主義的國家之外，新派的蘇俄，可以說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。其特徵如下：

(一) 其國內政治上經濟上的最高權力，都操於無產階級之手，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，做成勞

農的大同盟，鞏固國家之基礎。

(二) 由勞農專政，經過軍事共產時代，轉入新經濟政策時代，以漸達到共產主義之最高目的。

(三) 爲反抗資本主義，要做成一條西方無產階級東方被壓迫民族之聯合戰線。

以上三點，都是蘇俄的特徵。在新經濟政策時代，雖然容許私人商業資本，但因為國家的最高權力，擋於無產階級之手，這些私人商業者，不能不仰無產階級之鼻息，以求生存，絕沒有平等的權利。

我們所要建設的是怎樣的國家呢？

資本主義的國家麼？從理論上來說，如果知道中國國民黨裏頭有民生主義在，便知道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，決不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。就事實來說，中國今日並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做國民革命的主力軍，爲何會走到資本主義那條路去？這是不消多說的。

然則我們所要建設的，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了！這當然的，祇是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，是否完全和蘇俄一樣呢？

從前列寧說過：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期內，便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，』斯達林加以解釋道：『列寧絕對沒有說中國革命將要抄襲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，列寧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。這個意義，是說中國革命除了有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共同點以外，還有他自己的特徵。』這樣解釋，是正確的。無論那一個的革命，都必有其特徵，所以無論那一個的革命，都不能與其他的國完全一樣。

然則中國革命的特徵在那裏呢？

我們要知道：各國革命，無論是法國大革命，是俄國大革命，要其目的，不外革命的民衆蜂擁起來，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，而奪爲己有；法國大革命之目的，在推翻君主貴族之統治勢力，其初原是一班平民起來幹的，後來統治勢力却落於資產階級之手。俄國大革命之目的，其初亦與法國相同，自二月革命成功以後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統治勢力，至十月革命，資產階級卒被打倒，統治勢力遂落於無產階級之手，這是和法國不同的地方。總之，所謂革命，不過推翻國內原有的統治勢力，而奪爲己有。雖然法國大革命的時候，曾經受過各國的干涉，俄國革命的時候，曾經受過各國的經濟的封鎖，並且暗中聯絡其國內的反革命派，從事破壞，然都是在其國內革命成功以後，纔來騷擾，並不是在革命的當初，卽以外國勢力爲對象。中國則不然。中國革命之對象，是帝國主義。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，已使中國陷於次殖民地之境遇，中國若不能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，則不能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，所以中國革命，可說是對於帝國主義之鬥爭。要求此鬥爭得到勝利，不能專用武力，凡政治外交實業經濟，均須集中以趨向於此鬥爭之目的。從前所謂滿洲政府以及現在所謂軍閥，語其性質，不過帝國主義之工具。此等工具，在國民革命時節，必須打倒。然不能謂打倒此等工具，卽是國民革命完成。至少限度，須使中國能與帝國主義對抗，不受他的羈絆，方纔可說是完成國民革命。——這可說是中國革命的特徵了。

中國革命，既然有此特徵，所以中國革命的方法，不但不能和法國相同，便是和俄國也不能完全

相同。

說到這裏，我可以舉一個例，以爲佐證。

我常常聽得有人說道：『中國資產階級，是非常軟弱的，遠不如一九〇五年時俄國的資產階級，因爲一切主要的工業，都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手裏，那麼，中國資產階級，就不能不軟弱與落後了。因此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，必然的落在中國無產階級手裏。』以上的話，我有大半可以承認。只是我要問的：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，不屬於資產階級，即屬於無產階級呢？我們須知道無產階級，嚴格的解釋，是現代產業制度下的工人，換句話說，是工廠的工人，在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社會裏，雖然也有工人，但他的組織，不能嚴密，工人的隊伍，是很散漫的，有了機器工廠之後，許多的工人，聚集在工廠以內，隊伍容易結合，組織容易健全，宛如軍隊之軍營一樣，所以無產階級，在社會革命中，成爲極有力的中堅部隊。在私人資本主義制度發達的國家，產業興盛，工廠林立，一方面資產階級發達，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發達，反之產業沒有興盛，工廠沒有林立，一方面資產階級沒有發達，一方面無產階級也同時沒有發達，這是必然的關係。俄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，政府對於國內工商業，厲行保護政策，集中生產力量，使國內產業，強度發展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，遂同時並盛。因此在俄國革命運動當中，無產階級能與資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權。我們試看列寧關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演說，有一段是：『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的十年當中，俄國每年罷工人數，平均四萬三千。這是說十年當中總共罷工人數爲四十三萬，而在一九〇五年正月，就是革命的第一個月內，罷工人數就有四十四萬。』

於此可見無產階級爭鬥之勇，進步之烈。及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，政權雖然暫時維持在資產階級手裏，卒於十月革命，無產階級打倒資產階級，而奪得統治勢力。然而列寧還看出俄國革命單靠無產階級，不能成功，必要領導大多數的農民，參加革命，關於社會主義之實施，寧願對農民讓步，以求獲得革命的堅固同盟，於是有勞農政府之成立，而俄國革命遂告成功。至於中國呢，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以後，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，都被擷得，國內一切家庭工業手工業，都被他的機器工業破壞無餘，而國人自辦的機器工業，對於他又不免相形見絀，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。資產階級，既然如此微弱，則無產階級所憑藉者，亦不得不謂為微弱。何以見得中國革命領導者的作用，不屬於資產階級，即屬於無產階級呢？還有一層，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以內所辦機器工業，日益發達，因此在這些工廠內的中國無產階級，也隨着發達，其數量比較在國人自辦的工廠內的，還要多些，所以近年中國無產階級，也就有了組織，也就起來參加中國國民革命，其對於帝國主義之抵抗，也已表現過好幾次。然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：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，以推倒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為目的，先打倒君主貴族，再打倒資產階級，統治勢力便完全奪在手裏，所以十月革命以後，可以由工人管理工廠，接着由國家管理工廠。至於中國呢，縱使能將國內原有之統治勢力推翻，縱使能將統治勢力完全奪在手裏，然而許多大工廠，都是屬於帝國主義的，若不能立刻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，則所謂工人管理工廠，國家管理工廠，都無從實現。若利用罷工手段，其結果固足使帝國主義之工業衰敗，而同時國內也不免發生工人失業問題。所以中國無產階級，若襲用俄國無產階級之革命方法，是不能有效的。這因為革命的對象不同，故

此革命的方法也不同啊！

我說了以上一大段的話，並不是想頹喪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勇氣，也並不是以為中國無產階級不能做成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。中國無產階級若能努力於國民革命，自然能在國民革命中，做成中心勢力，這是無可疑的。但這是與本文無關的。本文所要注意的，是說明中國革命之對象，是帝國主義，要打倒帝國主義，方能完成國民革命。而要打倒帝國主義，必須使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，覺悟起來，聯合起來，先將帝國主義之一切工具打倒，再集中一切政治軍事外交實業經濟的力量，以與帝國主義對抗；一步一步的，將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上經濟上之特殊勢力，驅逐於中國以外，還有一層，在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時候，不要忘記了中國自己也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那條絕路，不能不患預防，使中國不致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，馴致為後起之帝國主義者。

孫先生在三民主義裏，已經將中國革命之對象是帝國主義，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。至於如何打倒帝國主義，以建設起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，也已經給我們指示得清清楚楚。由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建國大綱裏，可以看出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，有幾個特徵如下：

(一) 集合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，在黨的領導之下，實行國民革命。所以『扶助農工』的口號，和『農工商學聯合起來』的口號，同時並行。前一口號，是要做成革命的中心勢力。後一口號，是要做成革命的聯合戰線。

(二) 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，雖然在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之下，集合起來，可是若沒有受過

革命的訓練，是不能破壞，更不能建設的，所以由黨領導，使之經過軍政訓政的時期，反革命勢力，完全消滅，革命的勢力，已經養成，然後入於憲政的時期。

(三) 以革命的手段，取得政權，便以和平的方法，解決經濟問題。其方法：(一)平均地權，(二)節制資本，(三)製造國家資本，發展國家實業。凡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，或個人經營，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，應任個人為之，由國家獎勵，而以法律保護之。至其不能委諸個人，及有獨占性質者，應由國家經營之。以上三個方法，一則可以發展國家實業，以抵制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，二則可以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，三則由國家經營，所得的利益，歸全國人民共享，全國人民，便得享資本的利，不致受資本的害。

由以上三點，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，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，因為民生主義之目的，是要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之發生。又可以見得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，固然有許多地方，可以取法蘇俄，然決不是和蘇俄一樣，因為民生主義第二講裏，已經說明用不着階級戰爭無產專制。

以上所述，皆援引孫先生遺著，絕不參雜一毫我見，我們所要建設的國家，已和有個模型擺在我們面前一樣，清清楚楚，沒有疑義。每一個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既然接受孫先生的遺囑，以努力實行自矢，應該對於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，不加修正，不加曲解，用盡心力，以求其實現。這樣纔是忠實的中國國民黨黨員。

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

汪精衛

有人問道：『革命派裏頭，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不會呢？』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。

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，先要聲明的，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，至於一般反革命派，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，却偏要戴着反共產的面具，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，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，我以為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。

我為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？因為革命派心地是光明的，頭腦是純潔的，他所窮思力索的，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立腳點沒有？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？我以為這些問題，應該研究，應該解答。

如今先取決於理論，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問題，然而這個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，總理在世的時候，早已替我們解決了，總理在世的時候，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發生困難，故早已清清楚楚的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，替我們解決一切困難，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：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，又名共產主義，即是大同主義。』接着說明社會主義之來源，并對於馬克思學說，與以極詳細之批評。第三講說道：『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，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，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，所以兩種主義，沒有什麼分別，要分別的，還是在方法。』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

義衝突呢？有人說道：『看了總理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，可知總理的思想，和馬克思不一樣。』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，總應該力求進步，我們對於馬克思學說，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，熱心去研究，熱心去批評，這才不枉為總理的信徒，為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思學說如仇讎，甚至連馬克思學說也禁止閱看呢？這不是無理取鬧麼？又有人道：『既然方法有分別，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到底不同。』但是為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看去呢？總理說道：『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機，要解決民生問題，應該用甚麼方法？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，不是一種空洞學問，是一種事實；這種事實，不但是外國所獨有的，就是中國也是有的，我們要事實做材料，才能定出方法，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，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。』總理這番說話，真是深切著明。根據着事實，來定方法，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勢，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。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因為事實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，不能用死的方法，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，和共產主義的方法，有些不同，不但是當然，而且也是必要了。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？而且第二講裏，對於我們，已經諄諄告誡，說以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，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，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，凡是總理的信徒，於此應該牢牢記着。我關於理論的話，所以如此簡單，因為我平日主張，對於總理學說，應該細心體認，不應該孟浪解釋，以致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，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，總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，如今再說實際工作。

在說實際工作以前，我們應該先問，我們為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？我們可以答道：我們因為耳朵

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，眼睛裏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，一腔熱血，沸湧上來，願意將自己的痛苦，換取人民的痛苦，所以我們不怕勞瘁，不怕危險，不怕死，要做革命黨人。

我們應該再問，我們爲什麼要做總理信徒呢？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，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，總理的主義，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，我們抱着一腔熱血，要解除人民的痛苦，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，不然，則此一腔熱血，無所有之，甚至用之不得其所，所以我們要作總理的信徒。

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，我們便應該知道，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，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，一般旁觀的人，或者漠然置之，而我們則引爲切己之事，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，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，少數批評的人，或者僅以爲有興味研究資料，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，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，要批評他。尤其要實現他，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，要做實際工作。

我們應該知道，世間一切事實，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，必是那時代和環境，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，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，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，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，假如沒有鴉片戰事以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事實，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，所以總理的主義，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，主義發生以後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能，而主義之所以發生，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，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爲對象，這是極明白的道理，也是極重要的道理，我們應該知道。

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時機是怎樣的呢？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，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，更詳細引申說明，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，而至於受帝國主義之侵略，又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之故，而文化益以衰微，經濟益以落後，馴至於不能保國，并不能保種，所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，別無其他方法，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。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件事實，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，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，和所處的時機，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，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。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裏，中國國民黨負了擔任國民革命的使命，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，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裏，也因為看清楚時代和環境的要求，所以來共同擔任國民革命的工作。如此說來，中國共產黨，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他在今日所能做的，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，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，無可如何的，落後固不可，躡等也不可，正所謂過猶不及了。

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，只是國民革命，總理的主義，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略，民族主義如此，民權主義如此，民生主義也是如此。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，不是研究批評，便可作為盡職，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，實行出來，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，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國亡滅種之禍，使中國的國家，在世界上，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，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，不僅看做極寶貴的，尤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，我們與其談天說地，要怎樣推崇總理的學說，比之於耶穌孔子，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，將總理的學說，應用於國民革命的實際工作，因為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。

以上所說，都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，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如此，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

事也是如此。他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，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，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，我們裏頭，共產派也好，非共產派也好，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，和敵人拚命，那有工夫嘔這閒氣呢？

拿些例來說，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，則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批評，共產派與非共產派，或者感想不同，甚至於因此惹起爭執。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，須知道馬克思的學說，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，共產派也可以批評；民主主義第一講裏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，所以單就批評來講，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纏個不清，便是共產派裏頭也可以纏個不清，我們如果要實際工作，則必定依總理所說：『我們解決社會問題，一定要根據事實，不能單憑學理。』那麼，我們研究對象，是中國目前的事實，對於這一種事實，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，這裏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。上頭說過，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，是國民革命，便是因為中國目前事實，故不能用此方法，所以即使馬克思復生於今日，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。列寧是馬克思的信徒，而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。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略同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，故不能不用此方法，猶如這種病症，使用這種醫藥。一般庸醫，學理不明，認症不清，對於病人的症候，往往七嘴八舌亂說，高手的醫生，決不會如此，斷症用藥，只有小異，決無大差。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遠東病夫，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，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，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。所以我們裏頭，共產派也好，非共產派也好，只要實實在在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，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，也不愧爲馬克思的後覺，至於總理和馬克思學說之價值咧，思想

見解之異同咧，留在高等研究科學的講堂裏，慢慢的研究，也并不爲遲。再拿些例來說，國民革命的工作，第一要喚起民衆。這是無可疑的。有人說道：『馬克思的學說，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；總理的學說，是主張全民革命，截然不同。』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，自然會造出許多的文章，若在實際工作來講，我們主張全民革命，是否要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呢？中國平均一百人裏頭，有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，我們如果忘了農民，則一百人中，忘了八十至八十五人，試問全些什麼，連半也說不足，這還單就農民來說，若連工人算上，自然更不止此數。由此可知所謂全民革命，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。有人說道：『主張全民革命，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，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，主張無產階級獨裁，則勢必而及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。』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。上頭說過，凡是解決問題，一定要根據事實，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，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。例如俄國革命，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，行無間斷的革命，以造成共產。列甯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，與工人階級，攜手合作，以集中革命的勢力。俄國革命的成功，還是由於列甯主張之實行，這便因爲列甯之主張，能夠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。列甯之引導農民階級參加革命，固然爲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，而農民因參加革命之故，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了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，其參加革命，不爲徒勞。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，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，即知識階級，實業階級，亦同受帝國主義之摧殘。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，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，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益和確實的保障，何至爲農工階級之利益的

犧牲呢？由此說來，總理的主張全民革命，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，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。不獨總理的信徒要熱心實行此主張，即馬克思的信徒，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頭，也必以此主張爲至當。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，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，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，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的參加，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。須知道我們爲民衆而革命，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，使革命之利益，歸於民衆。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。所以革命派也好，非革命派也好，如果做實際工作，只有這一條路可走。

還有一義，馬克思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，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，在名義上雖然不同，在實質上則爲一致，賅括言之，不外以黨治國而已。以黨治國，與開明專制，所以不同，其最大條件有三：（一）以黨治國，是引導民衆的，開明專制，是壓制民衆的。（二）以黨治國，是以民衆爲基礎的，開明專制，是以一人爲基礎的。（三）以黨治國，是代表民衆的利益，開明專制，是代表一人的支配慾。有此三者，所以開明專制，不免人有政舉，人亡政息。而以黨治國，則民衆經一度訓練之後，却能爲用政權，以舉全民政治之實。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，即制定建國大綱，將革命時期，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段落，辛亥之役，此種主張，未能見之實行，遂致決然辭職。民國八年，著建國方略，曾經於此再三致意。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，因爲未得實地試驗，全國人民，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，却料不到俄國革命，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，與總理的理想，如出一轍。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，屢屢對我門說：俄國革命，一定成功。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，得知總理有此主張，亦不禁悠然生敬服之志。總理與俄國革命，精神契合，此亦其一端。